

职业宅女鲍鲸鲸

编者导语：“个人价值不是体现在影响了多少人或者做出了多大贡献，而是说你这个人曾经在别人的生命里存在过。这个别人可能是一个人，也可能是一大群人”。鲍鲸鲸——85后新锐才女作家、编剧，生于1987年，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动画系，自称“职业宅女”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失恋33天》，后被导演滕华涛改编为同名电影，由她本人出任编剧。又自称“大龄少女，知名怨妇”，“对敌人心狠手辣，对爱人甜贱绵软”。



鲍鲸鲸：“个人价值不是体现在影响了多少人或者做出了多大贡献，而是说你这个人曾

经在别人的生命里存在过。这个别人可能是一个人，也可能是一大群人”。

挣钱？有钱肯定比没钱好。但是我对钱无所谓，够花就行了。我也不买车不买房。我不用车，因为驾照考不过去。我从小就做噩梦撞死人，看到药家鑫那个事，总觉得是我的噩梦变成现实，特别害怕。房子？有个小房子自己住就可以了。以后结婚两人够住就行，这事我还是不愁。

我也想中五百万，把全世界绝版的一些黑胶唱片收回来。但是这事想想就行了，不要有那么大的动作非得现在就赚钱。把它们收回来，那我的人生真的到这里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奔头。对，我挣钱最大的动力就是买黑胶唱片。

我的理想是做家庭主妇

大学毕业时，我爸跟我说，别急着出去找工作，还每天做得不开心。养你这么大，不是为了让你找一个不开心的工作，每天愁眉苦脸地回家。你先在家想想适合干什么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养你到25岁，25岁以后就找个人嫁了。我听了心里挺踏实的。我真的打算结婚后是要做家庭主妇的，所以我跟滕导（滕华涛，《失恋33天》导演）反复说我写到结婚就不写了。我也会跟朋友说结了婚真的是什么都不干了，就待着。

干编剧这事，我不能尽全力去做。因为尽全力就意味着得用十分的劲去做，摔倒了会特别疼，我是特别怕疼的人，所以我永远只尽七分力。不是说那三分力不想使，或者说我偷懒，是不敢使。这就像剥洋葱一样，一开始剥的是外层，很轻松地剥开了；但再往里剥就会流眼泪——写第一、第二个本子可能都是我想写的东西，有表达欲，但是再写下去，就必须不停把自己榨干，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我觉得那个过程只有伟人能做到，我不是伟人，我还是想偷懒。如果以后的孩子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，我能混成我妈这样，一辈子就挺完美了。

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我妈的生活是这样的：比孩子早起床，做好早点，然后开始干自己的事。我妈的兴趣爱好特别不固定，有一阵迷淘宝，前一阵迷瑜伽，这一阵爱猫，找到一猫友，天天聊猫的事……她的固定爱好是打毛衣，尤其到冬天，她就织各种各样的帽子，创造各种各样的帽子，造型都特别奇怪。就每天干这些。我觉得挺好的。

类似打毛衣的爱好？没有，我完全干不了，所以我对这些事特别期待。这些事我现在都没干过，攒着，等结婚以后一样一样开始学。现在学，可能破坏了期待值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这方面的天赋，人生有很多赌注，我就赌在这儿了。我妈生我下来，我应该有这个基因。就像当编剧，我之前也没写过剧本，不知道这事能不能干，特紧张，但是我挖掘了潜能。以后我就把更大的赌注赌在当家庭主妇这上面了。我妈结婚以前也是文艺青年，她拍的黑白照片，戴着墨镜背着吉他站在草坪上特别文艺。她当时还写写诗什么的。而她结婚后就

一种潜能发挥出来了。

我觉得结婚在人生中还是挺重要的。毕业后，我没怎么工作过，一直在父母的照顾下长大，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社会身份的人，一个活在小房间里的人；结婚能真正让我成人，让我变成别人的老婆、孩子的母亲，担负起一定社会责任。这个事对我来说特别大，我特别紧张，站到这个岗位上好像就会响起贝多芬的交响乐，所以得战战兢兢站好这个岗。在那之前可以做其他事，在那之后希望能够认真对待这个人生新角色。

我爸我妈

我生活在一个特别正常的家庭。我爸我妈不干涉我的事，就是在我穿衣服的事儿上比较唠叨。我妈说我穿得太土，让我穿艳色；我爸就跟她吵，说别把小孩打扮得小丑似的。我爸是军人，他说女孩的衣服最好看的颜色就是蓝和白。他们总这样，为特别小、特别奇怪的事吵架。

我喜欢他们，有了想不明白的事，第一时间问他们。我写《失恋33天》里的大老王就是按我爸的性格写的，他宠小孩的态度就是大老王那样的。很多人说我写的老板不真实，确实不真实。我爸对我是一个样子，他工作的时候又是另一个样子。有一次我爸拉着我上街，迎面过来两个女兵，是他的手下，她们还吃着冰棍呢，一见我爸立刻把冰棍甩到一边去了。我当时想，我旁边站的什么人呀，把人家吓成这样。

我觉得我妈特别幸福，我想成为我妈这样的女人。我特别羡慕我妈找到我爸。我爸退休了特无聊开始绣十字绣，给我妈绣手机链，我跟我妈开玩笑说，你提前一个时代找到了你的王小贱。我出生以后我妈就在家安心做主妇。在家这么多年，她没什么烦心事。她的烦恼，比如她最近在养流浪猫，猫节育的问题让她每天愁得睡不着觉。

我妈担当着一个最纯粹女性的角色，她让我们意识到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多重要。我觉得个人价值不是体现在影响了多少人或者做出了多大贡献，而是说你这个人曾经在别人的生命里存在过。这个别人可能是一个人，也可能是一大群人。我不觉得一个人干过多少伟大的事，就证明他有存在价值。我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必须存在的，她的个人价值已经发挥到极致了，她活着就特别有价值。

我的手机里只有13个朋友的电话

我没化过妆，也没穿过高跟鞋，天天就这样。我当然也想美美地出现在人前，正式场合也想穿得稍微好一点，起码不让人心里添堵。但半个小时是我底线，要说先去化妆再去挑衣服，弄一个上午，我会尿急。周围有这么一批不重视仪表的朋友，怎么可能去打扮呢？我也挺羡慕人家一群朋友出去，看起来特别淑女、有派的，我的朋友出去一个个都像土豆似的。

至今，我的手机里只有13个人的电话号码。我对“朋友”这两个字看得特别重，对我来说没有一面之交的朋友、吃喝玩乐的朋友、深交的朋友这种区分，我就把人划分成朋友和不认识的人。没有深交，在我看来就是不认识这个人。

有人说《失恋33天》是写我朋友的故事，怎么可能！我人品得差到什么地步，会把朋友的故事拿去卖呢？我宁可卖自己，也不会卖朋友啊。如果有一天，真的没有编故事的想象力了，那我宁可不做编剧，这证明我这行做到头了。

我在乎朋友，因为一旦我结婚当了家庭主妇，朋友就是我跟外界的最重要联系了。我妈交往的就是从小认识的那几个人。我已经意识到这点了，所以我拼着命要维护这些朋友，要留着将来用，那才是比挣一点小钱重要千百倍的事。

文艺女青年是这个世界一股清新的风。我特别讨厌文艺男青年，就是那种让爹妈养着不干活，天天谈理想谈人生，谈完以后，买单的时候去上厕所的人。我的男性朋友都特别踏实，他们也文艺地谈人生，但并不妨碍他们担负社会责任。这个社会是由中坚力量支撑的，可能上大学的时候他们会喝着二锅头跟室友说我要走遍五大洲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毕业以后，为了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为了建立一个家庭，甚至为了大学时认识的那个女孩，放弃了年轻时候的梦想和理想，老老实实去做一个朝九晚五的白领。他们的努力保证了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，是值得尊重的。有些文艺男青年这样说他们：那种人很庸俗，一辈子就算完了……我特别特别讨厌这种态度。

鲍鲸鲸答问

问：你最想劝慰失恋的人的话是什么？

答：出问题的时候，先别想着决裂，别那么帅地摆造型，先把自尊放一放。在失恋的当口，好像大家都会有一种站在舞台上的感觉，感觉别人都在围观你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恋爱只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所以不要考虑现在不走，以后会不会被人笑话之类的事情，不要去想别人的想法，而是静下心来想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给对方时间，先听对方解释，听对方最后的想法，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实在解决不了再分手。

采访手记

我必须很不客观地说，这是一个可爱的采访对象。采访前一秒，她担心着自己的表达障碍惊慌不已，而说完“嗨”开始采访，她满嘴贫话就是一个机灵的北京妞。她爱玩溜溜球，她母亲为猫咪的节育问题而烦恼，她爸在为她妈绣十字绣的手机链，很难得，在中国，她能出生于如此一个“不求上进只求好玩”的“无用”教育的家庭。父母“纵容”孩子毕业后在家无所事事，更“纵容”孩子为不相干的普通平民逝者免费写小传，一切源于父母纵容着孩子的自由。

她在自由中，天赋被挖掘，于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小小地红了一把。

我期待她的下一步走红，我庸俗了，或者我应该说只期待她的幸福，因为我愿意期待一切的美好都有回报，而看到她呈现的面貌，我想到的词语就是美好。

